

一介书生

乐用文字话此生 一夕光影不虚度

访业余作家王平华

□记者 周雨余

业余作家王平华,1953年出生于上海,现居松江。说到自己的经历,他笑谈自己务过农、做过工、从过政,人生经历丰富。60岁时,他开始拿起笔写往事、写感想,用这种方式回味生活。他的文章曾在《新民晚报》《徐汇报》《宝山文艺》《上海纪实》《湖区旅游》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。目前,王平华在上海经营三家公司,平时工作比较忙。“虽然工作很劳神,但多亏了我有写作这个爱好,让我乐在其中。”王平华乐呵呵地说。



经历风雨自强不息

受“文革”影响,小学毕业后,王平华没有继续学业,去了农村生产队参加劳动。“那时候真的很辛苦,家里吃饭都成问题。”王平华坦言,在计划经济年代,粮食、布、糖、香烟、火柴等主要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。他父亲每月定粮只有14公斤,根本不够全家人吃的。“吃饭是个大问题,每天都半饥半饱,半夜饿醒了,就干瞪着眼直到天亮。”王平华说。上世纪70年代末,王平华终于不用再为吃饭问题操心了,他在工程队里当起了架子工。

王平华介绍,架子工就像是“竹匠”,具体工作就是用毛竹和竹篾去制作建筑物外搭的脚手架。那时候的王平华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经商,还经营得风生水起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王平华成了上海第一代个体户,拿到了宝山县001号工商营业执照。经过多年的拼搏,他得到了社会的认可,后来,还被推荐当了宝山区政协委员。正是这段经历让王平华增加了生活阅历,为他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。

生病是写作的契机

“真正改变命运的不全是机遇,对事情的态度也非常重要。”2012年5月26日,王平华被确诊患了肠癌,他坦言当初知道这个消息后自己也不知所措了。“从检查室出来后,我坐在医院大门口的台阶上,坐了很久很久。”王平华说,“我那个时候很迷茫,也不晓得自己到底会怎么样?”“这个病是我开始写作的契机,我觉得我的人生得留下点什么。”谈及当时的情形,王平华百感交集,“尽管外科手术很成功,但是为了防

止癌细胞扩散,伤口愈合后还需要化疗。”年岁的增长加上身体的不适,让王平华思考起生命的意义。“我当时就想,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测,能给后辈留下什么东西呢?”他说。别人都想给后人留下财富,而王平华却更想影响后辈的思想。“我自己就是深受祖父的影响,所以一路走来不怕困难。我认为如何对待困难的态度是最重要的!”王平华告诉记者,祖父是他心中的楷模,他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

晚年生活更精彩

《黄梅天》的出版仅仅只是开始,现在的王平华把写作当成了一种乐趣。随时随地记录生活点滴是王平华的爱好。“前几天腰疼,我就躺在床上写,疼得不得了,但是就想写作,还坚持写完了手头上的这篇文章。”别人在休息的时候,他在写作;别人在玩乐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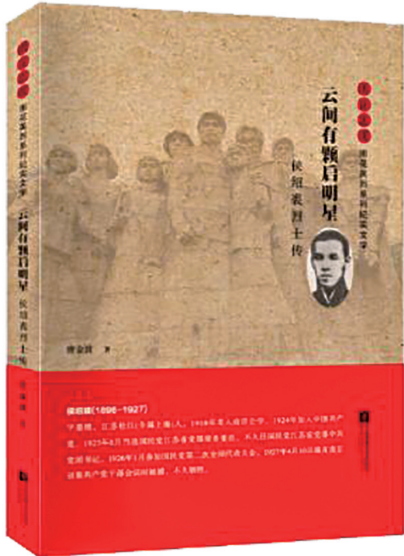
时候,他还在写作。“只要有时间,我就去观察生活,有灵感就把它写出来。”对写作的热爱让王平华的生活更加多彩,发表了作品的报纸、杂志都被他收藏了起来。“这都是对我的肯定嘛!最近我的另一本书《生活的脚印》也出版了。”王平华笑着说。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“可燃”,这个名字有

双重含义。第一层意思是寓意蜡烛精神,王平华说自己属于奉献多、索取少的人;第二层意思则更加发人深省,他说人最后的归宿,往往是燃烧以后消逝在宇宙中,这是很多人的必经之路。王平华说,“可燃”这两个字非常符合自己的定位,他也会勉励自己初心不变。

青年之光 民族脊梁

——读《云间有颗启明星》有感

○金晨旭



品书有味

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?从古至今,这个问题不知被激辩过多少回,却始终难有定论,约100年前,在松江,有一位青年也给出了他的答案,并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寻找初心,若你也正在彷徨,不妨读一读《云间有颗启明星》这本书。

《云间有颗启明星》一书以时间为序展开故事,以人物成长历程为线索打造故事性人物小传,讲述了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侯绍裘的生平,既通俗易懂,又有思想深

度。侯绍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、五卅运动参与和领导者、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江苏省主要负责人。他曾放弃大好前途,投身革命事业;他曾用新思想、新观念唤醒青年;他始终坚守信仰初衷,立志救国,并为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只活了短短31年,也许在悠悠历史长河里这只是一瞬间,但他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,成为他们精神力量的源泉。

“要认定一个人不是一己而生,是为社会、为人类而生,以大多数(人)之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、最大责任,而以此尽责任为乐。”正如侯绍裘在《松江评论》上所言,他的一生始终践行着将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最终目标的人生幸福观,纵然时光流转,这一颗年轻而坚定的心,却始终不变。“行动一步,胜过理论一打”,寻求真理的路上需要胆识与勇气,投身革命期间,侯绍裘以学校为党的组织阵地,以报刊为党的宣传阵地,宣传进步思想,他用浩然正气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前赴后继。时过境迁,他的精神不变,他的初心犹存。

尤记得侯绍裘人生的最后片段:年仅十岁的儿子扯住他的衣角,央求父亲不要离开,侯绍裘虽然心疼,却始终记挂着革命前途,毅然选择舍小家为大家。先烈也是血肉之躯,对侯绍裘而言,他既是儿子、丈夫,又是父亲,但他深知自己是一名肩负人民幸福的共产党员。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若不是心中有使命,怎能成为无惧苦痛的战士?若不是心中有担当,又怎敢为

民族复兴抛头颅、洒热血?

当这颗从云间升起的启明星在黎明前殒落时,他也以一腔热血兑现了曾许下的誓言:“我们只有沉毅地进行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,只须遇到烈士他们的境遇时,能和他们一样地死就好。”如果不是家国疮痍点燃了心中炽热的革命热情,出生于富裕家庭、学识渊博的侯绍裘前途本是一片光明,他可能会从上海南洋公学(现上海交通大学)土木工程专业顺利毕业,成为一名工程师;他可能会创办学校,投身教育事业;他或许还会选择继续创办先进思想报刊,成为一名优秀的办报人;又或是在翻译《荒芜的春天》后,走上翻译家之路……

但侯绍裘选择坚守初心,并始终相信,青年理应是社会中最富理想、最具活力、最勇于奉献的力量,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和希望,他曾说:“这万恶的社会,终有一天被我们或被我们的子孙改造过来!”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,也正是先烈们勇立潮头,用行动撰写理想篇章,敢于期冀、敢于追求,不怕困苦、不怕牺牲,才有了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松江,这座江南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,先后涌现出大批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、革命英烈,他们在历史天空中是璀璨的群星,在现代生活里是不灭的明灯。昨天已逝,我们在奔向明天时,勿忘留点时间,汲取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。少年强则国强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年轻的肩膀必将扛起中华民族的未来。

专家学者为编纂《松江诗歌史》献计献策

本报讯(记者 牛立超) 编纂“一典六史”是人文松江建设的重点工程,随着“一典”《松江人文大辞典》编纂工作的成果逐步显现,“六史”的编写也在紧锣密鼓推进。作为“六史”之一的《松江诗歌史》已完成近20万字的初稿,一场小型研讨会近日在区图书馆举行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该书初稿内容,从内容架构、章节布局到风格体例、引文注释等进行了详细研讨与认真交流,为《松江诗歌史》的高质量撰写献计献策。

松江诗歌历史源远流长,出现了陆机、陆云、杨维桢、陈子龙等诗人,“云间诗派”“云间词派”影响深远。整理一部《松江诗歌史》,卷帙浩繁、工程量巨大,也正

因如此才更具有开创性和引导性的意义。研讨会上,专家学者们在肯定《松江诗歌史》的撰写价值以及初稿已有较好基础的同时,提出要把松江诗歌史的研究置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,更重要的是在对诗人作品进行梳理、评述的基础上,进一步厘清诗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,使诗人之间形成一条有机的链条,把他们串联成夺目的“项链”,展现松江诗歌文化的璀璨光芒。

据透露,除《松江诗歌史》外,《松江文学史》《松江简史》等年内有望出版,《松江戏剧史》《松江绘画史》《松江书法史》的初稿也将在年内完成,预计2022年将完成“松江六史”的出版。

新书推荐

《在城里放羊》

自小生长于大别山的作家沈俊峰,将心中对这方水土的深情与眷恋,深藏于笔下充满灵动的文字之中。沈俊峰自小受到徽文化的熏染,他的文字多是日常经验与个人阅历的唯美再现,他将内心深处无比温暖的亲情凝结成笔下简约却饱含人情味的文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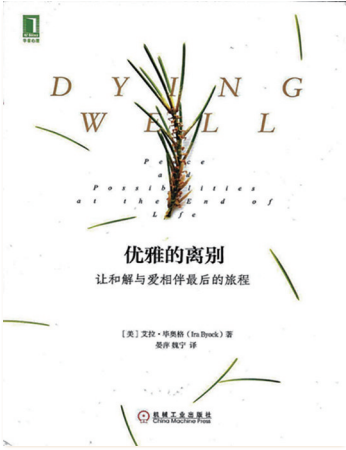
《母亲已比我年轻》

父母在,孩子无论走多远都还有故乡,而当父母逝去,孩子才可能有勇气书写故乡——这是多数从事“故乡写作”作家的共识。作者徐汉雄提起笔,真诚地面对父母与自身,平静地展示伤口与泪痕,非常难得。纾解内心困境大概是作者的写作动机,留下一份有关亲情与故乡的文本供人阅读,则是所有从事“故乡写作”之人的共同愿望。



《优雅的离别》

说到生命尽头,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总是充满痛苦、恐惧、孤独、绝望和悲伤的愁云惨雾。在生命的尽头,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?作者艾拉·毕奥格是一名专门帮助和照顾临终者及其家庭的医生,他让读者认识到,当死亡被赋予意义时,对许多人来说,这种生命的转换可以是深刻、亲密和珍贵的,就如同奇迹诞生一样。



《花开有声》

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进程中,有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。《花开有声》的主人公刘晓慧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形象。刘晓慧辞掉写字楼里的白领工作,来到陕北李家坝中学支教,为这里带来了新气象。小说细致描写了生活的艰辛,更写出人性的温暖与未来的希望。

